

历史的观念译丛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05

# 世界历史沉思录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金寿福 译

*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的观念译丛

# 世界历史沉思录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金寿福 译

*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历史沉思录/(瑞士)布克哈特著;金寿福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

(历史的观念译丛)

ISBN 978-7-301-12028-6

I. 世… II. ①布…②金… III. 世界史—研究 IV. 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190 号

本书译自 Jacob Burckhardt(1818—1897)

*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 (Werner Kaegi 编注版)

德国袖珍图书出版公司(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8年

中文(简体、繁体)版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拥有

**书 名:** 世界历史沉思录

**著作责任者:** [瑞士]布克哈特 著 金寿福 译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028-6/K·047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mailto: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0.25 印张 271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 19世纪瑞士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学家。

1818年5月25日,布克哈特出生在瑞士巴塞尔的一个贵族家庭。1836年,入巴塞尔大学,修历史和哲学,后从父愿,改学神学。1839年,转学柏林,专攻历史学和语言学,受教于兰克、德罗伊森、格林、博埃克、库格勒等大师。在兰克建议下,布克哈特撰写了研究马尔泰勒 (Karl Martell) 和霍赫斯塔顿 (Konrad von Hochstaden) 的两篇学术论文,于184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844—1846年,担任巴塞尔保守的《巴塞尔日报》的编辑。此后专心从事研究。1858—1886年任巴塞尔大学历史学教席教授,1874—1893年任巴塞尔大学艺术史教授。布克哈特拒绝了多所外地大学的聘请(包括柏林大学接替兰克的邀请),至死始终定居在巴塞尔。1897年8月8日,布克哈特在他位于巴塞尔圣阿尔班近郊的寓所与世长辞。

布克哈特生前出版的重要作品有《君士坦丁大帝时代》(1853年)、《向导:意大利艺术品鉴赏导论》(1855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年)等,经后人整理出版的遗著除《世界历史沉思录》之外,还有三卷本的《希腊文化史》和《历史断想》(*Historische Fragmente*)。



同文馆

## 历史的观念译丛

---

(已出)

### 01 历史知识理论

[德] 德罗伊森 著

### 02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

[英] 帕拉蕾丝-伯克 编

### 03 李凯尔特历史哲学

[德] 李凯尔特 著

### 04 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

[德] 哈拉尔德·韦尔策 编

### 05 世界历史沉思录

[瑞士] 布克哈特 著

### 06 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

[英] 布莱德雷 著

责任编辑 / 岳秀坤

封面设计 / 奇文云海   
www.qwyh.com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 编辑委员会

### 主 编

耶尔恩·吕森 (Jörn Rüsen, 德国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

张文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副主编

陈 新 (复旦大学历史系)

史蒂芬·约丹 (Stefan Jordan, 德国巴伐利亚科学协会历史委员会)

彭 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

### 编 委

何兆武 (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家和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涂纪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系)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美国斯坦福大学)

纳塔莉·戴维斯 (Natalie Z. Davis,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索林·安托希 (Sorin Antohi, 匈牙利中欧大学)

克里斯·洛伦茨 (Chris Lorenz,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于尔根·施特劳布 (Jürgen Straub, 德国开姆尼斯技术大学)

卢萨·帕塞里尼 (Luisa Passerini, 意大利都灵大学)

埃斯特范欧·R.马丁斯 (Estevao de Rezende Martins, 巴西巴西利亚大学)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尔 (Jürgen Osterhammel,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

#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 序一

在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如影相随的是，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紧迫要求，即必须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由中外学者携手组织的这套丛书，将致力于把西方有关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话语带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园地。

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历史学家们的专业学术工作往往涉及到并依赖于认同形成的文化过程。由于这种牵涉，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政治都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管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仅仅只是作为资政的工具，还是因其方法的合理性而有着特别功能，这都已经是公开的问题。

关于历史思维的学术地位的许多讨论，还有它对“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的执著，都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思维之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学科或者说“科学”(Wissenschaft, 采该词更宽泛的意义)的形式。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层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与这种对客观性的执著相反，许多重要论述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这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观性这种主张，并且指出，尽管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而在历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等，历史的解释却对它们有一种根

本的依赖。

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的、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在反思历史思想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时,这种视界的扩展因为如下事实而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和深化,即: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没有这样的洞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在对付这种差异的张力之中。“文明的冲突”便是一个口号,它标明,通过回忆和历史形成的认同中存在着紧张因素。

既然认同不只是界定和奋争的事情,它同时还是理解和认知,为此,这双重因素在历史话语中都必须主题化。每一种认同都因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或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理解成为一种认知的要求。是什么使得他者出现差异呢?对此不理解,认知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就必须了解他者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

进而,若缺少贯穿这种差异的可理解性原则,认知也不可能。就学术性话语的层面而言,在将历史认同主题化,使之成为差异的一个事例时,这些普遍的要素和维度与专业性历史思维的话语特征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这就是本丛书的出发点,它想把西方世界人们理解、讨论、扩展、批判和利用历史的途径告诉汉语世界。

这套丛书可谓雄心勃勃,它试图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



在思考历史的西方人眼中,西方历史思想是什么?谁的观点成了有影响的观点?想象一种单一的西方历史思想类型,并以之与非西方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的历史思想相对,这相当容易。但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这样一种类型,即单一的“观念”、“概念”或者“根本”。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话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概念、观点和实际作用之间错综分合的交流。这套丛书便展现了这种多样性和话语特征,当然,非西方世界也会有类似情形。

本丛书分为作者论著和主题文集两类出版。第一类选取该作者对历史话语而言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品,第二类则选取历史话语中的一些中心主题。每一卷都有介绍该作者或主题的导论、文本注释和文献目录。

本丛书期待对历史学领域中在新的层次上并且是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有所贡献。抱着这种呈现更广泛的意见、立场、论证、争执的雄心壮志,它希望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类似研究的范例,使不同文化彼此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领域内,就一种对文化差异彼此了解的新文化来说,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耶尔恩·吕森

2006年5月于德国埃森

## 序二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想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历史的观念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演绎,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随着思想家们不断的思考、表现而获得扩充。

我们往往通过书本了解思想家们对历史的看法,但对于读者自身而言,我们却不能只是从书本中去理解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但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可遗传的或可积累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发展它。思想家们对过去的理解与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询,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

系统地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作品,一直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这个梦想曾经深藏在何兆武先生年轻的头脑中,此后,他身体力行,译著丰卓,为拓展国人的历史思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内学术事业的繁荣,使得这一梦想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丛书有幸得到了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吕森教授认为,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现存诸种文化可以包含在其中,但它们了解彼此的差异,尊重彼此的习惯;平等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跨越文化鸿沟,同时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这也是中方编辑者的初衷之一。这样,中德双方组织者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从丛书框架、选题的设计,到约请编译者,乃至沟通版权,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在数年来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努力中逐渐

得到落实。

丛书编者有着极大的雄心,希望以数十年的努力,将西方 18 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渐次翻译,奉献给汉语世界。如果可能,这套丛书还将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的文献。

显然,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一项民间的学术事业,在此,我们要对所有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编者、译者、出版者表示感谢。愿这样的努力,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批评与认可。

张文杰 陈 新

2006 年 5 月

# 序 言 雅各布·布克哈特的生平和著作

耶尔恩·吕森

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被认为是 19 世纪德语国家中与兰克(Leopold Ranke, 1795—1886)、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齐名的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他属于标榜为“历史至上主义”(Historismus)的研究学派,但他同时对 20 世纪的历史及其历史思想有独到的预见。对于由来已久的对社会进步持乐观态度的思想,布克哈特表现出了强烈的怀疑态度,他当时已经预感到一场大危机即将把欧洲创造的文化成就付之一炬。此外,他尝试着把人类学当做历史思维的基础,并以此来代替历史哲学,从而发展了考察历史的新方法。布克哈特在体验和解释历史的过程中始终以欧洲为中心,但是他对历史变化的动力以及历史知识的能动性和成就所做的透视超出了欧洲的范围,并且对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布克哈特认为,历史是充满危机的事件的综合体,人一方面不间断地受到来自这些危机的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尽管时间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人却能够借助他的精神在人类社会的时空中获得认知力并保持独立的主体。

布克哈特出生于巴塞尔一个政治地位极高、非常富有的贵族家庭。从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以来,他的家族成员中很多人曾经是市议会成员、市长、金匠、工厂主和法学家。布克哈特的亲属中也有不少人成为著名的学者:约翰·路德维希·布克哈特(Johann Ludwig

Burckhardt, 1784—1817)对近东地区进行了以研究为目的的游历,并且留下了在文化历史方面极具价值的记录;卡尔·布克哈特(Carl Burckhardt, 1869—1935)是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他对中美洲和南美洲进行了深入的野外考察;卡尔·雅各布·布克哈特(Carl Jacob Burckhardt, 1831—1974)是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他曾经担任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和瑞士驻巴黎代表。

布克哈特的父亲和祖父都曾经在巴塞尔担任新教牧师;布克哈特的母亲来自巴塞尔另外一个名门望族。布克哈特于1818年3月25日生在巴塞尔,并在那里就读中学。1836年,布克哈特在巴塞尔大学注册,所选专业是历史和哲学。不过,为了尊重父亲的愿望,他于1837年初改学神学。1839年,布克哈特转学到柏林,并且专心学习历史和语言学。兰克、德罗伊森、格林(Jacob Grimm)、博埃克(August Boeckh)、库格勒(Franz Kugler)等大师开设的课程引起了布克哈特极大的兴趣。1841年,他去波恩大学旁听一个学期的课,受到了法学家、德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维尔克(Gottlieb Welcker)的强烈影响。在兰克的建议下,布克哈特撰写了研究马尔泰勒(Karl Martell)和霍赫斯塔顿(Konrad von Hochstaden)的两篇学术论文,并且于1843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柏林回到了巴塞尔。布克哈特利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去巴黎收集资料,并且在此基础上,以瑞士反宗教改革的过程为主题对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历史作了专题研究。凭借这部学术专著,布克哈特于1844年在巴塞尔获得了在大学执教的资格,并且于同年回到巴塞尔担任保守的《巴塞尔日报》的编辑。他在这个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矛头直指自由主义和政治倾向极其浓厚的天主教。这些文章反映了作者根深蒂固的保守的世界观,他至死也没有改变这种态度。

为了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布克哈特于1846年放弃了编辑的工作。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先后两次游历罗马,并且去柏林参加了对他的导师库格勒编写的文化史手册的修订工作。这段时间应

当被看做是布克哈特独特的学术思想形成的阶段。在此之前,布克哈特曾经通过阿尔尼姆(Bettine von Arnim)、朔恩伯格(Schaenburg)二兄弟以及波恩的“金龟子团体”(Maikäferkreis)与浪漫主义后期的思想有过深入的接触,不过在1846年至1848年这段时间里,他基本上摆脱了这个思想的影响。相反,古典主义学派关于古希腊、罗马的想象,尤其是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s)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的著作对他的影响日渐加强。当然,布克哈特并没有停止他对中世纪的研究。在一封于1855年写给布莱纳(Albert Brenner)的信中,布克哈特说:“通过不断地体验美好和伟大的往事,我们的整个精神世界能够处在安详和幸福的状态中。”同时,布克哈特疏远了德国那些专注于政治史的历史学家,逐渐把艺术和文化作为自己考察和研究对象。到了1860年,布克哈特已经出版了他一生中几部最重要的专著:《君士坦丁大帝时代》(*Die Zeit Konstantin des Großen*) (1853)、《向导:意大利艺术品鉴赏导论》(*Der Cicerone. Eine Anleitung zum Genuß der Kunstwerke Italiens*) (185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1860)。布克哈特后来的著作虽然与上述几部专著一起为他赢得了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的荣誉,但它们是作者逝世以后由他人整理和出版的。在布克哈特死后出版的著作中,最为重要的理所当然是《世界历史沉思录》(*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此外还有三卷本的《希腊文化史》(*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在后面这部长篇巨著里,布克哈特从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根本危机着手分析西方文明的起源。因为时空范围宽广,布克哈特在年代上采用了宏观的视角。他的笔墨集中在叙述当时典型的生活环境,目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掌握20世纪欧洲特定生存环境的结构性源头。

取得在大学执教的资格以后,布克哈特于1844年被聘为巴塞尔大学编制外的讲师,因此,这一年可以被看做是他学术生涯的开始。4年以后,布克哈特在同一所大学受聘为不拿薪水的非教席教授。

在位于苏黎世的一所综合性技术大学聘他为考古和艺术史拥有教席的教授之前, 布克哈特曾在巴塞尔多所中学讲授过历史课。在此期间, 布克哈特结识了瑞士诗人凯勒(Gottfried Keller)。1858年, 巴塞尔大学任命布克哈特为历史学教席教授。此后, 虽然先后受到多所外地大学的聘请, 布克哈特一一拒绝, 到生命的终结, 一直定居在巴塞尔。向他发出邀请的大学有布克哈特曾经任职的苏黎世技术大学(1865)、蒂宾根大学(1868)、海德堡大学(1868)、卡尔斯鲁厄大学(1868)、柏林大学(1872)、斯特拉斯堡大学(1875)。其中, 来自柏林的聘书是让布克哈特接替他的老师兰克的教席。除了拥有历史学教授席位外, 布克哈特还于1874年接受了巴塞尔大学艺术史教授位置。他在生命的末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艺术史的教学和研究上。1886年, 布克哈特放弃了历史学教授职位。由于慢性哮喘病的缘故, 布克哈特不得不于1893年从艺术史教授位置上退休。1897年8月8日, 布克哈特在他位于巴塞尔圣阿尔班近郊64号的寓所与世长辞。

布克哈特一生没有结婚, 并且至死无法长时间地离开巴塞尔这个偏远的小城。初看上去, 这有点儿让人想起那位远离尘世专心从事学问的康德(Immanuel Kant); 与后者不同的是, 布克哈特还致力于大学教学工作。在1863年写给诗人盖贝尔(Emanuel Geibel)的一封信中, 布克哈特说: “我不想再花时间出版书了, 因为我认为我的时间在教书过程中得到了更好的利用, 换句话说, 我讲述我自己和我的感受, 而不是谈论别人。”另外一个与康德不同的地方是, 布克哈特天生具有艺术细胞, 他喜欢画画和写诗, 并且参与巴塞尔的社交活动。在1864年写给诗人海泽(Paul Heyse)的信中, 布克哈特写道: “对我来说, 最为惬意的莫过于晚上8点以后在咖啡馆里(应当是酒馆)或者大家凑在一起闲谈, 或者星期六晚上到附近的村子里过夜, 接着在星期天下午继续远足以尽兴。”除了这些家乡范围内的日常往来外, 布克哈特同外界的社交和学术活动也相当频繁。他是许多学术团体(1865年成为哥廷根科学院的通信院士, 1869年被选为巴伐

利亚科学院的通信院士,1884年成为罗马科学院的名誉院士)的会员。不仅如此,布克哈特与同行中的重要人物们保持频繁的书信来往,这无疑提高和加强了他的名声和地位。他去世以后,整理出版的信件多达十卷。布克哈特与康德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拿出大量的时间遍游德国南部,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布克哈特大学时代(柏林大学)的好友金克尔(Gottfried Kinkel)在一封于1850年写给海因里希(Auguste Heinrich)的信中说:“(他)在享受方面非常讲究……简直可以说没有他不知道的。他了解科摩湖(Comersee)岸边什么地方葡萄最甜;他也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诺斯特拉达穆斯生前主要喝过哪几种葡萄酒。”

布克哈特的著作以同样的深度讨论艺术史和通史,因此,我们把他称为艺术史家再恰当不过了。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时代德语地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有明显的区别,因为这些人把国家政治史当做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些注重政治史的学者认为:历史处在持续的发展过程之中,不仅人们的物质水平在提高,而且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加强。此外,受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经常认为新教和以普鲁士为首的德国代表了这种进步的顶峰。

与他们相反,布克哈特的思想中包含了浓厚的悲观主义因素。很显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布克哈特受浪漫主义历史哲学家拉索克斯(Ernst von Lasaulx)以及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悲观主义哲学影响的痕迹。对布克哈特来说,19世纪并不是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等方面卓有成就的岁月,而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西方的文明以及古代希腊人树立起来的自由观念遭到空前的威胁。他认为,从古代希腊经过文艺复兴一直到19世纪的西方文化传统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危机之中。究其根源有两个,其一是工业化,其二是与工业化有关联的法国革命以来的政治上的变革。在18世纪以来主要由市民阶层参加的革命中,大多数普鲁士—德意志历史学家把民族国家的形成看做是历史的最终目标;与他们相反,布克哈特则以启蒙运动之前的理想主义和强烈的美学眼光来看待问题。在他



的著作《向导：意大利艺术品鉴赏导论》中，意大利的艺术品代表了古老欧洲的文化，而这些艺术品的伟大之处主要在美学方面。

当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1869年受聘到巴塞尔大学担当古典语言学教授席位的时候，正是布克哈特这种以美学原则评价和批评社会和艺术的态度吸引了他。尼采非常尊敬地说布克哈特是一个“有智慧的学者”(weise Wissender)，称他为“我们伟大、最伟大的导师”(unser größer, größter Lehrer)，并且在其著作中不厌其烦地引用布克哈特的观点或话语。尼采把自己于1874年撰写的著作起名为《历史的用途和滥用》(*Über den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不难看出，这是他1868年至1873年听了布克哈特所开的课《关于历史学习》(*Über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相关讲义在布克哈特去世以后出版，取名为《世界历史沉思录》，受到启发并进行思辨之后的结晶。

尼采在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历史科学，不过布克哈特并不赞同尼采的观点。在1874年2月25日写给尼采的信中，布克哈特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说老实话，作为一个老师和讲师，我从来没有像有些人表现的那样，为了教历史而慷慨激昂地把它称作世界历史，而是把历史看做是一个入门课，换句话说，我要教给学生的是，他们在日后继续学习任何学科都不可缺少的框架，因为那些学科并非悬在空中。我在教学过程中试图使学生对过去有所了解，但同时又尽量不败坏他们对历史的兴趣，以便他们学会靠自己的能力采摘果实。此外，我也没有刻意培养什么有专业知识的学者和学生，我的目标是促使那些听课的人确立一种信念、萌生一种愿望：对每个个体来说，同一件以往的事情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和效果；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可以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了解和理解它，并且很有可能从中看到对自身有益的因素。”布克哈特把自己看做是历史教师(Geschichts-Lehrer)。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后半生把主要精力放在教书而不是著书立说上面的原因。布克哈特认为西方文明的危机是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但是他同时相信，我们可以从考察和反思历史中找到克服上